

王大路

□野莽

王大路是我老家的朋友,南山养路工。听说我回老家,他骑一辆红色摩托奔出城来,在门外大喊一声我的名字,把买菜回来的邻居老太太吓得掉下一个胡萝卜。“有鸡毛掸子吗?”我问他要这个干什么,他继续用胳膊将我隔在一尺开外:“你没看我一身的灰?”可惜我家没这东西,我转身去给他取毛巾时,他发现了餐桌上的抹布,抓过去就往身上抹,抹完顺便又在脸上抹了一把。他头戴铁盔,身穿夹克,皮的,不过是猪皮,湿抹布一抹,油光闪亮。“我从道班上偷着跑的,没给班长请假,陪你坐会儿就走,明早不能出工,一个月的工资就打水漂了哦!”

我的个天,南山道班离县城两百多里,靠近重庆巫溪,净是盘山公路,骑摩托出城得四个小时,回去还得四个小时。我感动得眼睛直痒,留他别走,下午是交通局请我吃饭,我给老家写了一篇关于交通的文章,他们趁我回家要表示一下,我让他陪我一道去。王大路以为我跟他开玩笑,笑得嘿嘿的响,突然发现我是真话,他的脸色就变了,先是由灰变红,接着由红变白,眼里闪过两道恐怖的光。“我咋能去?交通局管公路段,公路段管道班,道班管我,上下相差三级呀,我咋能去?再说我这是偷着跑的,一去就暴露,我咋能去?我就这就走!”他立刻起身,想逃过这一劫。我一把握他按在沙发上,夺过他手里的摩托车钥匙,吓唬他说如果再动,我就在高他三级的局长面前说他坏话。这下子他老实了,坐在那里不敢轻举妄动了。

王大路想当作家,发奋写了十多年,有一篇写路的散文发表在县报上。他大受鼓舞,接着又写小说,还给我寄过几篇,请我指导下。因为错字太多,我不敢指导,害怕他丢了养路工的饭碗,到头来也成了高玉宝。接着他又想当摄影家,花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个装胶卷的照相机,第一卷拍的是班长带着大家养路,拍完了交给班长,请班长出城时帮他印成照片。班长出城回来,把照片往他面前一扔说,看看你照的鬼相吧!王大路拿过来一看,每一张都是他,有张着嘴的,有闭着一只眼的,还有几张只照了半边脸,通过辨认也是他的。原来他把相机拿反了。

学会正确使用相机以后,不久又出问题了,而且还是个大问题。省里一个管交通的大官进南山视察公路,王大路想给他拍张照片,待机良久,大官的脸上一直没有好的表情,后来总算笑了一下,有人却乘机上去递烟,又把他的脸给挡了半边。王大路耐心地等待着,机会到底来了,视察完毕大官要打道回府,下山的路只容一人独行,王大路赶紧端起相机。不料一阵山风从背后吹来,把他头上的帽子吹落在地,大官低头去捡帽子,王大路的快门响了。照片印出来,养路工们个个笑得要死,大家争着给照片取名,一个说叫“低头认罪”,一个说叫“官帽丢了”,有一个年轻人读过徐志摩的诗,取名叫做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”。养路工们对那个大官印象很差,原因是省里说好要拨给南山的养路费,很久也没有拨下来,



他们怀疑是他回去起的破坏作用。

我拿出一本我新出版的书,签上名字送他,他的眼睛再一次地放光,这次不是恐怖,而是得意极了,以至于有些忘形,嘴里不禁念出两句诗来。“投我以木瓜,报之以夏居,我也要送你一样东西哦!”我知道他的老毛病又犯了,后一句应该是“报之以琼瑶”,他读的可能是繁体竖排的《诗经》,“琼”的繁体右边有个“夏”。而且,当面把我的书比成木瓜,把自己的东西比成美玉,也不符合他一贯的为人。我猜想他要送我的“琼瑶”,要么是自己酿的包谷酒,要么是老婆腌的腊肉,反正不是喝的,就是吃的。

他担心自己还会碰翻茶杯和苹果,双手的掌心贴着双腿的外侧,慢慢地站起来,慢慢地走到门边,把放在墙角的一只大纸箱子慢慢地打开。他刚进门时我发现了这只纸箱子,但我以为他进城来看我,回去顺便买点杂货装在里面,想不到里面装着送我的礼物。我的个天,这要装多少“琼瑶”!更想不到,不是腊肉也不是包谷酒,是两只色彩斑斓的锦鸡,一只母的,一只公的,夫妻两个一上一下,作交媾状。公锦鸡尾巴上的羽毛华丽极了,长约两尺,令人想起京剧里番王的头饰,难怪他用这么大的大纸箱子装着。“内脏跟我我都掏空了,为了要毛,只好带着皮哦。”他向我作死者简介,意思这无非是两只锦鸡的标本。

我笑着问他,我说王大路你是个正经人,为什么要给两只锦鸡摆这个造型呢?他的脸又由灰变红,不过没有变白。“你可别认为我是流氓,你要那样认为可就冤枉我了,它们两个本来就是这样!去年秋天的一个早晨,我们管理的那段公路有一处塌方,班长派我跟张琢磨俩人去清道,我们俩人赶到那里一看,黄土和石块堆得像间小屋。我们立刻就开干,从天亮干到天黑,道路基本疏通,就剩下三块大石头,把大石头一搬开,我们都愣住了,两只锦鸡就这样恩恩爱爱的,一个趴在一个身上。张琢磨真会琢磨,他琢磨说它们两个正在做这事的时候,屁股后面轰的一声,先下来两块大石头,从左右切断了它们的道路,接着又下来一块大石头,盖在左右两块的上边,再接着就泥沙俱下,把它们活埋在这座坟墓里了。为了纪念它们的爱情,还原它们生命的最后一刻,所以我就给它们选择了这个造型。”

最后几句他使用了文学的语言,我一不小心赞美了他一句,我说原来你是会写小说的。他一听眼睛第三次放出光彩,这次完全是把他激动坏了。我发现他好像要的就是我这句话,他的两只手都哆嗦起来,一只手解开

皮夹克的拉链,另一只手探到很深的内部,掏出一沓四折的稿纸,又哆嗦着递到我的手里。“我已经写好了,题目叫《鸟国梁祝》,改了四遍,正好趁你回来,给我指导指导,最后我再改一遍!我还给它们拍了一张照片,发表的时候放在篇头篇尾,中间也行!”

从他眼里放出的希望之光,我猜他一定认为经过一次指导和五次修改,这篇小说就能发表了。他的作家梦还没破灭,我为他取的篇名笑了起来,他把这两只至死不渝的爱情鸟比做是梁山伯与祝英台。

第一页还没看完,又发现了七个错别字和三个语法不通的句子,我不敢再往下看,依然把稿纸合成四折,揣进我的衣服兜里,哄他说我晚上洗了脚便在床上细看。我说交通局的马上会来,我们准备一下就得出发。听了这话他眼睛里的光点一黯,怀疑我是在应付他,就在这个时候,门外果然有了车声人声,紧跟着门铃声也响了。我打开门,拽住他的手就往出走。坐在小汽车里,王大路浑身上下像是爬满了蚂蚁,小声儿跟自己说:“修了二十多年路,只看见这鳖三儿在路上跑,今天总算是把它给坐了!”他用手这里一摸,那里一摸,又使劲儿地蹭了一下屁股,身上才不再痒了。

我自始至终紧拽着他的手,故意让所有的人都在眼里,宴席的总指挥是个久经沙场的办公室主任,只好让他陪我坐了主席,局长屈尊坐在第三把交椅上。大家一个一个地站起来敬酒,敬完我又敬王大路,却不知道对他如何称呼,主任望望他用抹布擦过的夹克和脸,试着问我:“请问这位是……”我说是我的朋友,姓王,王先生。主任又问:“是从北京来的?”我正要说不是,这两个字却被王大路先说出来,他的脸上开始流汗,汗把脸上没抹干净的灰打湿了,又继续往下流着,看上去是一张五花脸。他像一个被人紧锣密鼓追查的贼,觉得实在无处可躲,索性站起来说:“局长、主任,各位领导,我是南山道班的养路工,我叫王大路……”

主任愕然,手里的酒杯不再往上举了,接着降下去,又接着依然放回到桌上。局长却大吼了一声,问:“你就是王大路?”王大路说:“是。”局长又问:“网上那张照片是你拍的?你说人家官帽丢了,说人家低头认罪,说人家什么什么的温柔?”王大路还在愣着,局长又问:“你怎么那么会算,那时候就那个狗东西要倒台呢?”王大路张了张嘴,局长又问:“莫不是你听人说他私吞了我们南山的养路费?”王大路从他话里好像听出名堂了,正要解释当时的实情,局长呼的一头站起身来,对他举起杯说:“你是我们交通上的奇才,我敬你一个酒,干了!”

这天晚上王大路喝高了,竟敢主动出击,见谁就跟谁喝,还拉着局长的手喊兄弟,拍着主任的肩膀说好好干。喝完酒他要骑着摩托回南山道班,我坚决不许他走,让他跟我一床挤挤,他大着舌头,再次提到明早出工与一个月工资的关系。我教了他一个主意,我说你回去以后,立刻大力宣传局长夸你是个奇才,并且站起来向你敬酒的消息,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扣你钱了。王大路说:“你你你这个当老师的,不不不是教我撒谎吗?”我说这不是撒谎,这是吹牛,牛年快完了,吹一次牛没事。再说,我还要看你的《鸟国梁祝》,不想我指导你了?一听这话,王大路留下来了,这天晚上我俩睡在一床。不过还不等我掏出他的小说,他的鼾声已两大作,像一辆卸了货的大卡车,轰隆隆地颠簸在南山的公路上。

插图:张晓光



说这话时,他脸上满是得意,因为他,看到了大家对他满意的目光。老人干枯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走廊的尽头,他的脚步轻飘飘恍惚,飞出医院,充盈整片天空……

玛丽是条“巴吉度”

有一天,老覃动情地向同事们讲他的玛丽多么可爱,她娇小玲珑、高贵典雅,他是多么爱她,失去她是多么伤心。老覃说着说着,声音就低沉下来,像陷入无边的痛苦回忆之中。

老覃说玛丽的饮食习惯和他一样,喜欢吃海鲜和清淡一点的美食,肉类中只对羊肉感兴趣。每次他带玛丽出去散步的时候,异性见了她神魂颠倒,有的不由自主地跟着玛丽,让老覃赶也赶不走,倒是玛丽显得落落大方,毫不惊慌。这非常令老覃佩服。老覃说:如果是我,做不到。

更难得的是,玛丽善解人意,当老覃快乐的时候,她就在他面前跳舞,令他更快乐;而当老覃一个人待着的时候,只需一个眼神,玛丽就会默默地躲进阁楼,绝不会在他的视野中出现,惹他心烦。……

但自从一年前他有了玛丽后,他为人变了,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的,因为玛丽带给他足够的快乐。当他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,他最想见到的就是玛丽。

谁也不会想到,玛丽竟出事了。前不久,老覃雇了个钟点工做家务。钟点工做一手好菜,有一次做了一盘牙

签羊肉,果真是色、香、味俱佳,老覃舍不得吃,端给了玛丽。一会儿,他听见玛丽撕心裂肺的叫声,老覃急忙跑进卧室,见玛丽正在痛苦地打滚……

老覃吓得半死,急忙把玛丽送进了医院,医院诊断说玛丽可能是把牙签吃进肚子里去了,应尽快动手术,否则牙齿会把她的内脏刺破。但费用大约需要五六千块钱。

这个数目让老覃大吃一惊。他原以为花个三五百元便足矣。想当初,老覃在妻子与他离婚,女儿判给她之后,他觉得应该找个伴,就花了1500元,玛丽便跟了他,如果花这个价,老覃用手术费可以让四个“玛丽”跟他。

医生催促他赶快决定是否手术。老覃回过神来,见医生第二个不理他,老覃乘机逃也似地离开了医院。

当天夜里,老覃一闭上眼睛,身边就是玛丽凄惨的叫声。他第二天后悔,怎么也睡不着。第二天一大早,老覃决定去医院探探玛丽的死活,他偷偷溜进医院,问了几位护士,终于,有位护士对他说:“你真狠心,竟把她丢在医院不管,她死了,我们把她处理掉了!”

“敢处理掉?”同事们个个瞪大眼睛,吓得不敢出声。

许久,有一位女同事嘴皮发颤,还摇摇头低声说:现在的医务人员个个都是冷血动物,把人像垃圾一样说成“处理掉”。但是,说到底,我们在女人眼中真不算什么东西。

这时,老覃忍不住“扑哧”笑出声来:什么死人?玛丽是我养的一条小母狗。继而,老覃声音低沉地说:不过,她很名贵,“巴吉度”呀。

插图:曹全弘

废话比赛

□黄佩华



韩涵是市直某单位的秘书,不久前才通过重重考核层层把关调进来的,可谓是通过五关斩六将才坐到办公室秘书这张板凳。昨天傍晚临下班了,办公室主任朱炎才告诉他,说今天上午有一个重要会议,内容是关于单位年终总结的事情。由于他临时要出差外出几天,要他全程参加并且要好好记录,然后提升成一个单位的年终总结报告。韩涵一听便腿软了,心想自己初出茅庐,线何能写一个这么大的份的单位总结呢?

朱炎见他发愣,便严肃地说,小韩,这可是你的第一份作业哦,只许优秀,不能良好,更不能及格。看见韩涵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,朱炎赶忙换个口气,故作轻松地说,其实写总结也没什么难的,我在办公室都干八年了,前后换了三任主要领导,我从当秘书写到现在,年年都能得到OK。你是文学硕士,又是打败了那么多对手才进来的。我相信你,别怕啊!

虽说有主任一再鼓励,可韩涵还是心里没底,生怕有什么闪失,一整夜都没睡踏实。一大早就他起来了,匆匆在路边吃了早餐就背起笔记本来到办公室。

勤杂工早已打开了会议室的门,里边亮堂堂的,长方形的会议桌一尘不染。一把手领导的台签就摆在长方形会议桌的一头,显得孤独而又威严,几个副职领导姓名以及下属八大协会名称的台签则排成两列,红底黄字格外醒目。对于台签问题,韩涵曾经请教过朱炎,都是一个单位熟脸熟面的还有放台签的必要吗?朱炎说,主要是领导之间和单位之间的排序问题,这个不能乱。再就是方便照相。

他把笔记本搁在离一把手不远的一张桌子上,接上电源,开了机,然后又模仿主任的样子把每一块台签仔细调整摆正。朱炎告诉过他,曾经因为某领导的台签摆得不正,照相时有机玻璃做的台签反射光,名字变模糊了。过后那领导很生气,说是细节决定成败,这点小事都没搞好,还能干什么大事业呢。过后朱炎不得不把办公室主任批了一顿。自那以后,每次开会韩涵都看见朱炎要亲自检查一遍台签。

台签检查完毕,领导们也陆续进寒暄地步入会议室。一把手最后一个进来,韩涵急忙过去移开座椅,让领导坐下,然后退回到自己的座位,准备记录。勤杂工忙忙着给各位领导泡茶装开水。与此同时,二把手也点点了名,并用目光征询了一下一把手,一把手点点头,示意会议可以开始。

二把手说,同志们开会啦。现在的话是北京时间的上午八时正。今天的话呢,我们的话,在这里的话,开一个的话,年终的话,总结的话会议。啊!这个会议的话呢,很重要,啊!同志们啊,如果不重要的话呢,我们的话就不会的话开这个会啦。

一把手微微蹙一下眉头,众人也开始窃窃私语。

二把手提高嗓门说,大家的话不要的话说话,啊!现在的话我们的话请一把手的话作重要指示。大家的话鼓掌的话,欢迎。

一把手双手握茶杯,两眼环视左右,操着川味普通话不紧不慢地说,同志们,你们上午好!哈,同志们啊,你们不是一般的好,哈,也不是那种普通的好,哈,而是相当的好,哈,同志们啊,很遗憾,我下午就不能跟大家吃晚饭了,哈。原因呢,是因为我奶奶她老人家下午要从南京我弟那里飞到我们南城。哈,她老人家今年都81岁了,她的名字叫兰小男,小名呢更好玩了,叫娜娜。哈哈。她前几天给我打电话说那里下雪了。今年的天气真怪,11月就下雪了。她说北方很冷,南城暖和,想来跟我过冬,哈。我说好啊,你老人家来吧,我们保证把你侍候得好好好的,她一听就乐了,哈。同志们,你们不晓得吧,北方的冬天可不是一般的冷啊,而是冷得让人骨头都感觉到疼痛呢,哈。我们南城也不是一般的暖和嘛,哈。现在的气候越来越燥蛋了,哈。什么厄尔尼诺现象呀,哈。拉尼娜现象啦,哈……别的我就不多说了,现在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我们要好好地总结经验,哈!不好好总结怎么行呢?不行嘛。哈。不好好总结当然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呢,这个我现在就不多说了。哈。最后我还要做一个比较系统的小结。

二把手带领众人鼓掌。

二把手接着继续主持会议,他清了清嗓门说,今天的话我们改革一下会议程序。现在的话呢请各个协会主席的话先说一句的话开场白吧,看谁的话呢开场白说得好,谁的话呢才可以优先总结。今天的话我们的话打乱一下发言的顺序,第一个的话是阳光协会。

阳光协会主席:尊敬的一把手,尊敬的二把手,尊敬的各位领导。这个,今天这个我很意外。这个,我很荣幸。这个,我很激动。这个,因为我们阳光协会从来都是垫底讲话的。因此,这个,我说句心里话呢,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。真想哭。真的真的想哭……这个……这个……呜呜,呜呜。

二把手不悦地打断说,下一个,雨露协会。

雨露协会主席:虽然我们雨露协会这次破例排到了老二,然后,我可不会像某些协会那样哭哭啼啼的哦。然后,现在我想说什么呢?我是想说,我们这个老二也不容易。排老二意味什么?然后,意味着我们还是比排老三老四有进步嘛。

二把手有力挥舞左手,打断说,好啦,好啦。下一个的话,空气协会。

空气协会秘书长:我们空协总共两个领导,一个是黄主席,大家都知道,黄主席虽然是主席,但是他不会驻会,不驻会顶多也只能算半个副主席,半个副主席说起来是连我这个秘书长都不如的。你们知道黄主席他今天去哪里吗?不知道吧。那我告诉你们,他今天去西海市了。他去西海干什么呢?他是去吃他外孙女的喜酒了。另一个你们也知道,他就是罗常务,这个会本来是他来开的,可是他今天没空,他没空倒没什么,问题是他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通知我。为什么?你们知道的,他们根本不把我一个小小秘书长放在眼里。

二把手不满地说,哎,哎,李秘书长,不说了。不要的话随便议论领导嘛。下一个的话呢泥土协会。

泥土协会主席:是这样的,我本来是有发言稿的,有了发言稿就不会像有些人这样颠三倒四了,有些人说话呢总是不准备发言稿就乱放炮,我是不随便放炮的,乱放炮的人是没有水平的,有水平的人怎么会乱放炮呢?是这样的,我昨晚确实是写了发言稿的,而且是加班到了半夜才写完的。问题是这个发言稿直到今天早上都还在,刚才出小区门口的时候都还在,甚至到半路的时候都还在。可是后来为什么又没有了呢?是这样的,第一种可能是路上丢失了,第二种可能是挨小偷偷了,第三种可能是我忘了带了,第四种可能是我把它放错到老婆的包里了。

二把手生气地说,涂主席,你的话不能这样浪费大家的话时间的,下一个。冰雪协会。

冰雪协会主席:各位,我是夏天刚调来的,现在我……

二把手提醒说,水主席,你的话已经自我介绍N回了。冰雪协会主席:不,为了加深印象,让我再次自己介绍一下吧。我是冰雪协会主席,散姓水,但不是什么淡水协会,也不是什么阳光雨露协会,更不是什么泥土树叶协会,而是冰雪协会主席。你们可能不知道,我们这个协会是搞什么的,其实呀什么也不搞。什么也不搞是因为搞不出什么,没什么可搞。报告主席,我肚子有点不舒服,我想先去一下厕所,可以吗?

众人没等二把手表态,便纷纷站起来。

插图:吴臣

患者 (外一篇)

□陈纸



住院部来了一位患者,有人说她得的是老年痴呆症,有人说她失忆,还有人说她摔断了腿……

人们来往住往,在医院骨伤科的住院部走廊上,用各种各样的眼神,用各种各样的瞎想,用各种各样的语言,撒在老人身上。老人干枯的骨架子在聒噪声中“嘎嘎”作响,伴随着她连绵不绝的唉声叹气,像随时要崩塌下来。

关于她83岁,关于她是某所中学的退休教师——有意的听者能从议论的片言只语中捕捉到,仿佛寒风中瑟瑟飘着的叶子,谁不注意,捡到一两片,但马上不屑地随手丢弃。

他们只注意她是一个患者,一个不同于别人的病患者,说得明白一点,是一个不同于别人的精神病患者。

“你不认识我吗?我是你学生!李老师好!”一位住了两个多月院,靠着保险公司的赔偿金,一直待在医院“保养”的手臂伤者,一只手放在胸前,另一只手扶着老人的病床大声喊。

“对对,你是我学生…你是我学生……”老人两眼刹那放出光芒,慌忙用瘦骨嶙峋的手攀附着床沿,挣扎着要坐起来。

手臂伤者猛地把老人按下,他首先大笑起来,大家便哄笑起来。

骨伤科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。“什么时候把你的儿子介绍给我?听说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板,我很想早日与他见面哟——”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女的飘然而来,随之飘来的是句问话,她把最后一个字拉得尖尖长长的,仿佛公园里一条扭扭小径的大写意。

凡是听到这话的护士都笑了,不管是查方的,还是送药的,她们的身影飘过老人的病床,一一甩进病房。

老人的嘴里不停唠叨着,见到每一个经过的人都打招呼。有人觉得奇怪,斜着身子和眼光,像避瘟疫一样紧走两步,快快离开;胆大的,像只顿号稍稍站住,用堵了棉花一样的嗓子嘀咕一句“什么病”,也匆匆走过。

老人见没人理她,便抓住陪护人的手说:“给我一块钱,我搭车回家。”

陪护人是一位30多岁、乡下模样的妇女,她不伦不类的,夹杂方言的普通话让人怀疑是在进医院后学会的。

老人的儿子请她来做陪护,每天25块钱。

“给我一块钱,我搭车回家,”老人抓住陪护人的手,不停地叫。

陪护人甩掉老人的手,扯出一张皱巴巴的两块钱的纸币,塞到老人的手中说:“给,一百怪(块)钱,你葛(可)要跟你儿子说,让搭(他)还呀。”

围观的人藏头不语,有的盯着老人手上的钱,有的看着老人的表情,期待老人的反应。

“我不要一百块钱,我只要一块钱,零钱好搭车。”说完,老人把两块钱丢在地上。她的双眼木然地盯着走廊的天花板,嘴里孜孜不倦地唠叨。

第二天中午,吃饭的时候,老人一把抓住一位手里端着碗的小伙子,嘴里照例嚷嚷,小伙子一脸茫然地看着她,几次想挣脱她的手,但老人的手不依不饶紧抓着他。小伙子发怒了,使劲推开老人,对她说:“你啰嗦什么,我打你呀!”

陪护人见状,劝开小伙子,笑着说:“别理她,别理她,她见了碗端走过来的人,都拉住说我这儿有开水,我这儿有开水。”

老人仍是说:“我这儿有开水”,不停地叫:“我这儿有开水……”

越来越多的人笑她、烦她,最后,他们想赶她走:这种病一年半载治不好,还赖在医院干吗?大家都这么认为。

“听说她儿子和媳妇就是因为嫌她烦,才把她丢到院来。”有人说。

“医院又不是收容所,这种精神病人,扰得谁都不安宁,我们去向医生反映,让她出院!”马上有人接口。

第三天下午,在没有灯光、显得有点阴暗的走廊,他高大英俊的儿子来了,手忙脚乱地收拾物品,要领她出院。

临走时,老人呆滞而瘦削的身骨突然颤动起来,她挣脱儿子的手,冲进旁边的病房,指着一张病床喊:“那个床位是我的!那个床位是我的!”

医生看了老人一眼,转身向围观的人说:“她白天黑夜都吵,使别人睡不着,便把她从病房里移了出来,安排在走廊上。”